

## 《夜短 夢長》小序

李歐梵

毛尖向我索序，我頗為意外。看了她本集子的大部分文章，才知道她請我寫序是有道理的，不只是因為我算是她的老師，她是我的書《上海摩登》的中文譯者。多年來，她在上海，我在香港，我們跨越雙城，靈犀一線通。她和我妻子玉也變成了好朋友。每次到上海，必定要找「上海沙龍」的主人毛尖。

說毛尖才華橫溢，等於是廢話。她最令我吃驚的是速度：非但說話猶如機關槍，有時快到我的老耳朵聽不清，而且對與各種知識的吸收更是如此，譬如老電影。我倚老賣老，自以為積數十年觀影的經驗，在腦海裏留下數千部老電影的鏡頭，特別是經典老片，可以如數家珍。然而歲月不饒人，很多我當年可以如數家珍的影片，劇情都忘得差不多了，看了這本書的前半部，我已經對毛尖甘拜下風，也心存感激，因為她的文字把我失落在電影院中的似水年華追回來了。毛尖這個小妮子(在我面前，她永遠是如此)也真厲害，哪裏有這麼多時間看這麼多部電影？而且把劇情記得這麼清楚！她的「影齡」(看電影的歲數)不

會超過二十年吧，但卻能把一個世紀的世界電影經典觀賞殆盡。本書提到的老片子，有的連我也從來沒有看過，下次到上海一定要向她借來看。

我這個老影迷真的是看電影長大的，從六七歲父母親在南京第一次帶我進電影院看《小鹿斑比》(原名不記得了，請毛尖查證吧\*)到現在，至少也有六七十年了吧，毛尖利用新科技，似乎把這六七十年的觀影歲月濃縮在現今這本書中，讓我從她的文字中重溫舊夢。我一面看一面叫好，有時也不免帶點自憐，歲月如流水，就這麼流走了，不見痕跡，唯一留下來的就是看過的老電影的碎片。例如杜魯福的《祖與占》(*Jules et Jim* 這應該是香港的譯法)，我最早是在六十年代出芝加哥一家二流戲院看的，看完了又看，低迴再三，世上還有這樣的愛情！對飾演凱薩琳的珍摩露(Jeanne Moreau)簡直是頂禮膜拜。毛尖說得好：凱薩琳的放蕩不羈重點放在「不羈」，今天的愛情片只能描寫半色情的放蕩。她把法國電影中的這類「歡暢的愛情」電影系譜追索到奧福士(Max Ophuls)導演的《歡愉》(*Le Plaisir*)，真是洞見。更令我吃驚的她把泰利埃姑娘(此片主角)和徐克的《東方不敗》中男變女(還是女變男?)的林青霞，以及《祖與占》中的凱薩琳連在一起，認為是

---

\* 《小鹿斑比》(*Bambi*)係一部由和路迪士尼在1942年製作及發行的動畫戲電影，於1942年8月13號上畫，是迪士尼第五部動畫長片。故事改編自奧地利作家Felix Salten的同名小說*Bambi, A Life in the Woods*。

一種「擴大生命的做法」，是「更好的我們，也是更壞的我們」——妙極！妙極！我今晚就要找出《歡愉》和《東方不敗》的影碟來重溫舊夢，喚醒更好的我。《祖與占》在我的心目中更佔有「不敗」的地位，隨便其他人怎麼評論，杜魯福永遠是我頂禮膜拜的對象，只有他的電影可以勾起我無盡的回憶，但至今還不敢重看。

毛尖的書不是寫給我這種上了年紀的老影迷看的，而是要教育年輕的一代。她在每一篇文章中，幾乎都不厭其詳地介紹每一部老電影的劇情，生怕後生小子看不懂，或沒有耐性看。我希望這本書在香港能夠賣得好，即便不能暢銷，至少也應該在年輕影迷圈中鼓動一個風潮：不要再去追逐鐵甲人和蜘蛛俠吧，多膜拜幾位老電影中的男神和女神，他/們雖然已經故世，但在銀幕上留下的影子卻真正令我們歡暢。

二〇一七年十月



**I**



## 打我打我：現代謀殺藝術

—

一百多年前，第一部警匪片誕生，愛德溫·鮑特 (Edwin S. Porter) 導演的《火車大劫案》 (*The Great Train Robbery*, 1903)，用十一分鐘時間非常流暢地講述了四個匪徒搶劫一輛火車，之後被一夥巡警擊斃的故事。

除了電影初期的偉大技術，這部電影令人難忘的是它的灰色基調。匪徒劫車後，有人去向巡警報案，而這夥巡警當時正在一個酒吧尋歡作樂，甚至乘興放槍。之後，巡警人多勢眾擊斃匪徒，隨後便蜂擁到匪徒散落的財物上。更曖昧的是，警匪打扮基本是一樣的，這也使得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成為懸疑。

電影結尾，整個銀幕頂格展現一個人物正面特寫，他舉起槍，面對觀眾開了一槍，然後直接落幕。因為在前面的搶劫和追逐中，人物面部沒有特寫呈現，所以，開這一槍的到底是匪徒，還是警察，一直各種版本。不過，不管是匪徒還是警察，這一槍都讓當年的觀眾非常不適，讓今天的粉絲非常興奮，因為這一槍，打開了正與邪的道德灰

色地帶，之前的子彈是為了搶劫或反搶劫，這最後一顆子彈不是，什麼都不是。它是射向無辜觀眾席的無名子彈，來自沒有人可以預測誰也說不清來龍去脈的現代叢林，這一槍，就是現代銀幕謀殺的第一次槍聲，預告了再也封不住的傷口。

一代偵探小說大師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曾經說：「將雙腳蹺在辦公桌上的弟兄們知道，世界上最容易被偵破的謀殺案是有人機關算盡、自以為萬無一失而犯下的謀殺案。讓他們真正傷腦筋的是案發前兩分鐘才動念頭犯下的謀殺案。」如此，福爾摩斯也好，波洛探長也好，面對殘酷大街上突然飛出來的子彈，裹緊他們的風衣，退場了。古典偵探從裙撐時代積累的各種高冷知識，再也用不上，因為窮街陋巷裏的每一個人，都可能突然成為兇手。現代兇殺，如同《火車大劫案》中的最後一槍，兇手自己行兇，自己揭露自己，而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能把他們繩之以法的，不是法律，不是道德，也不是良心，是他們自己。

三四十年代的黑幫電影和黑色電影有很多此類表達，電影從第一人稱展開，追溯只有罪犯自己才能揭開的謎底。1944年的《雙重賠償》(*Double Indemnity*)即是一個著名例子。電影一開頭，導演比利·懷德就讓男主臉色蒼白地踉蹌進上司的辦公室，對着答錄機自曝犯罪過程：受蛇蠍美人的蠱惑，為了幫她拿到十萬元的雙重賠償，殺了她



丈夫。說實在，對於現代觀眾來說，這樣的情節幾乎只是兇殺的前菜，不過，正是因為菜鳥殺人，才躲過了老法師的火眼金睛。而在這部電影中，出演老法師的還是一代梟雄羅賓遜(Edward G. Robinson)！羅賓遜當年在《小凱撒》(*Little Caesar*, 1930)中的表演，直接締造了影史第一代黑幫大佬的眼神、語氣和作風。可惜，羅賓遜沒想到，犯罪的恰恰是保險公司裏業績最好自己最看重的屬下。影片最後，講述完自己犯罪經歷的奈夫因失血過多栽倒在地，羅賓遜上去幫他點了一支煙，在隱喻的意義上，一代黑道王者或許會有些感歎：好男人居然也拿起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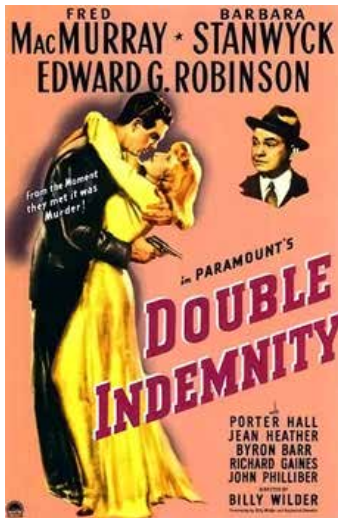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新江湖，老派殺人犯得接受新叢林新成員。用《喋血雙雄》的臺詞來說就是，「這個世界變了，我們都不再適合這個江湖」。而在老牌殺人犯和老派殺人犯掃入歷史前，英國人要為他們獻上最後的悼詞。

## 二

四十年代末，英國有一部電影傑作，對老派謀殺進行了集中的戲仿和嘲弄。《仁心與冠冕》(*Kind Hearts and Coronets*, 1949)今天很少有人提及了，因為當年它最為人樂道的一個原因是，在這部電影中，男主亞利克·基尼斯(Alec Guinness)一人飾演了八個角色，不僅各有特點，而且瞞天過海。大半個世紀過去，雖然一星八角還是罕有



《火車大劫案》（1903）



《雙重賠償》(1944)



《仁心與冠冕》(1949)

匹敵，像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拍攝《密碼114》(Dr. Strangelove, 1964)，邀請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一人分飾三角，塞勒斯的頭號擔心就是，觀眾會拿他和基尼斯比，但畢竟，一人多角不再稀奇，連帶着，《仁心與冠冕》的價值似乎也暗淡了。其實，這部黑色喜劇的重要性被基尼斯的演技大大遮蔽了。

跟《雙重賠償》一樣，電影以男主路易士第一人稱的自述開場。他說，自己的父親是意大利男高音，母親來自顯赫的阿斯科尼家族，可是因為她跟貧窮的意大利歌手私奔，遭到家族驅逐，甚至在她死後，也不被允許葬入家族墓地。路易士於是開始他的復仇之路，他的目標是，成為阿斯科尼公爵，而在他卑微的身份和尊貴的阿斯科尼公爵之間，有十二個天梯要邁，也就是說，在他之前，還有十二個順位繼承者。路易士毫不猶豫決定：一一幹掉他們。

好戲開場。這樣的故事設定，拍個六十集電視劇絕對不在話下，就算以BBC最簡練的作風，也至少得整十來集，但《仁心與冠冕》卻以大手筆用一百分鐘時間把路易士送到了人生峰巔，而他一路的謀財害命，既是謀殺指南，也是謀殺解構。

這部電影當年的廣告語很準確，「對優雅謀殺藝術的歡樂研究」，路易士一路幹掉前途礁石，全程只有歡樂，沒有罪惡。首先，因為銀行家親戚斷然拒絕為他提供一個小職位，而他的兒子又恰好帶着情人到他工作的布店來買

東西，他又恰好聽到了他們要去偷情的飯店名字，他就帶着毒藥去出發了。可是，人家是來偷情的嘛，基本在房間裏沒出來，實在沒機會下毒。好不容易等到第三天下午，上流社會的狗男女終於露面，他們去划船，路易士也划船跟蹤，但狗男女一味泛舟親吻，毒藥根本沒有用武之地。不過，人生處處是殺機，路易士突然注意到河邊一個警告，意思是下午兩點河壩排水，小船危險。

路易士於是偷偷過去，解開熱吻小船的纜繩。第一次殺人輕鬆成功，路易士的畫外音是：我為這個女孩感到難過，不過想到她已經忍受了比死更壞的事情，我感到了些許的輕鬆。

路易士殺人越來越輕鬆，把排在他前面的阿斯科尼從家族名冊中一一勾掉，連觀眾都覺得爽。第一次沒用上的毒藥，輕輕鬆鬆地用在牧師舅舅身上，因為他講話實在太囉嗦；搞女權的姨媽，乘着熱氣球空中佈道，路易士用一枚箭直接把她從這個世界解僱；一路神助一路歌，他根本沒有機會接觸的海軍上將舅舅，大自然幫了他的忙，另外讓他頭疼的突然降生的家族雙胞胎，也迅速被白喉奪走生命。他用炸藥轟掉了表兄的生命，美麗的表嫂服喪未完，就願意接受他的好感。他是男神版的理查三世，不沾血的馬克白，低溫的拜倫，女人愛他，男人幫他，他的殺人手法都是經典程式：掩蓋身份，登堂入室，謀取好感，然後毒藥、炸藥或陷阱，他只管殺人，編導幫他斷後，所有的

血腥都在幕後，他是最優雅的殺人犯，唯一懷疑過他殺人的是他的初戀女友現在情婦西碧拉，但西碧拉跟美麗尊貴的表嫂不一樣，西碧拉的人生中沒有道德兩個字。

或者說，這就是一部完全不講道德的電影，一部真正的無厘頭。電影對傳統謀殺的嘲諷肯定是錢德勒樂於見到的：所有那些精心設計的傳統謀殺，那些毒藥那些陷阱，都跟遠古動物恐龍一樣，是一種書齋想像，現實永遠是：機關算盡，不如靈機一動。來看電影結尾。

路易士的自述是在監獄完成的，把他送進監獄的是誰呢？西碧拉。西碧拉要他進監獄，不是因為他殺了那麼多阿斯科尼，而是憤恨他要娶高貴的表嫂，所以西碧拉自曝和路易士的姦情並捏造了一宗與路易士完全無關的罪：她丈夫的死。臨刑前，西碧拉最後給了路易士一個機會：如果他願意放棄尊貴的表嫂來娶她，她可以翻案。路易士接受了西碧拉的條件。老牌殺人犯栽在新手西碧把手裏，編導再一次調戲了路易士史前史一樣的殺人手法，真的老套了呀，老套到已經沒有人懷疑這些死掉的阿斯科尼是被謀殺的。

影片最後，路易士在人群的歡呼聲中被釋放，監獄門口停着兩輛馬車兩個女人，西碧拉還是表嫂呢？在一生唯一的一次重大抉擇前，路易士再次接受命運插手：他把他的口述實錄落在監獄裏了，那裏有他全部的殺人經過。電影至此結束。

### 三

命運，唯有命運的嘀咚嘀咚聲才是最偉大的偵探。《雙重賠償》裏，黑色女郎菲利斯披着浴巾出場，我們的男主奈夫事後回想，她從樓梯上一步一步下來，踝扣一閃一閃，那就是他的大限，只是當時他只認得出忍冬的香味，辨認不出謀殺的陰影，直到菲利斯最後拿槍對着他，他才意識到最初的羅曼蒂克是有多麼黑。所以他親手幹掉了菲利斯，親口招供了一切，就像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說《洩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那樣。

《洩密的心》中，殺人犯沒有任何傳統動機地殺了同樓老頭，非要說一個動機的話，就是，他看不慣老頭的眼睛。他殺了老頭，把老頭埋在地板下面，天衣無縫，完美殺人，就像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觸目驚心》(*Psycho*, 1960)裏的罪犯一樣，把現場全部打掃乾淨，讓觀眾看了跟着鬆一口氣。然後，警察上門來調查了。出於對自己殺人過程的絕對自信，他請警察進屋聊，還把自己的椅子安在了下面埋屍的那個位置。警察完全相信了他的話，而且他的舉止也讓警察放心。藝高人膽大，他還跟警察扯起了家常，然後，他開始頭痛，開始耳鳴，開始聽到心跳聲，越來越響越來越快的心跳聲，最後，他衝警察喊道：「你們這群惡棍！別再裝聾作啞了！」他敲開地板，承認是他幹的。

《洩密的心》是愛倫坡最出色的短篇，奠定了現代謀